

世界秘史丛书

一方 纹石 编著

美国特工 秘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71.236

49

世界秘史丛书

449547

美国特工秘闻

一方 纹石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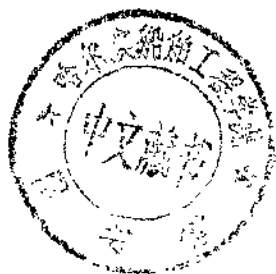


0044054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 哈尔滨

449547



责任编辑:曾一丹
封面设计:于克广 徐 高

世界秘史丛书
美国特工秘闻
Meiguo Tegong Miwen
一方 纹石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重庆小区1号楼)
《生活月刊》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字数:190 000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207-03647-7/I·596

定价:12.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描述了世界著名的情报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有世界影响的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误。那扑朔迷离的水门事件,那处处谜团的肯尼迪之死,那惊心动魄的“星球大战”计划之泄密,以及它与克格勃的抗衡,在古巴的渗透,对非洲的骚扰,在亚洲的徘徊……

目 录

第 1 章 云诡雾迷 CIA (1)

一、中央情报局：众矢之的 (2)

空军部要求更多的权力/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胜利/与国务院矛盾/
遭白宫冷遇/后院起火

二、里根重整中央情报局 (12)

三、CIA 的“狐狸”局长——艾伦·杜勒斯 (17)

监控德国人/漂亮的“日出”行动

四、“水门事件”揭秘 (24)

欲盖弥彰/“没有亨特的名字”/“不要插手此事”/CIA 与 FBI 各睁一
只眼/最终被解雇的格雷

五、肯尼迪死因之谜 (35)

血案在达拉斯发生/“我是替罪羊”/“沃伦委员会”/不该有的疏忽/
FBI 再次失误/中央情报局有问题/叛逃的克格勃官员/悬疑/谜中谜

六、切萨皮克海湾事件 (51)

尸惊 CIA/自杀,还是他杀? /不愿与 CIA 合作的马里安/推测种种

七、“星球大战”计划泄密之谜 (59)

头痛的凯西/西柏林的间谍天才/老谋深算的谢尔盖/无意中踏上
“间谍之船”/寻找 75 美分的主人

第 2 章 对抗性游戏 (67)

一、窃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68)

一份让杜勒斯惊呼的情报/“二士争功”/铁托回绝/高价收买/无形
炸弹

二、白银行动 (77)

都想咬一口/先行一步/携手共“窃”

三、柏林地下隧道 (81)

奇特的工程/精心筹划/劈荆斩棘/“修成正果”/好景不长

四、捉拿泄露原子弹机密的人 (90)

奇怪云层/哈维肩负重任/漏网之鱼——希斯/蛛丝马迹/问题出在

五、“最后的秘密”的行动 (99)

打捞“高尔夫”/“暗渡陈仓”/“行窃开始”/“谁走漏了风声?”

六、空中间谍战 (104)

冲破“铁幕”/“天使”的厄运/“发现者”的悲欢/“萨莫斯”的功绩/谍林新秀/战争的“神经”

第 3 章 不平静古巴 (130)

一、古巴导弹危机 (131)

令人心惊的发现/后生受欺/雪中送炭/虚惊一场/赫鲁晓夫丢了脸

二、“猫鼬行动” (144)

枪口对准卡斯特罗/几种死亡方式/意外变故

三、猪湾事件 (148)

密谋“窝里斗”/意见分歧/欲“做”还“羞”/4 月份的愚人节/拙劣的幕后操纵者/做贼心虚

第 4 章 入侵中东的 CIA (158)

一、“阿贾克斯”行动 (159)

历史大杂烩/强扭的瓜不甜/“阿贾克斯”计划/至关重要的环节/摩萨迪下了台

二、斋月战争 (168)

解决问题的契机/战争笼罩中东/战火游戏

三、1973年,CIA的多事之秋 (173)

第5章 受CIA骚扰的非洲 (179)

一、暗杀卢蒙巴 (180)

求助美国/卢蒙巴发急电/扑朔迷离/终于下了毒手

二、苏伊士运河危机 (189)

一份不寻常的电报/自由军官组织/阿斯旺大坝的背后/不得已而为之

三、锡德拉湾演习 (198)

凯西受命/要“卡扎菲的鼻子流血”/卡扎菲的恐怖威胁/故伎重演/愤怒中爆发

四、“黄金峡谷”行动 (211)

见好就收/舞厅爆炸案/再次袭击

第6章 CIA徘徊亚细亚 (217)

一、铲除山本五十六 (218)

“珍珠港”的哭叫/擒贼先擒王/苦寻其踪/艰苦的破译/长空歼天战

二、垂帘菲律宾 (228)

“红色”风暴/未雨绸缪/暗中导演/马格赛赛登台/远谋长图

三、兵变南越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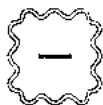
“铁板论调”下的结论/南越告急/南辕北辙/默许政变

第 1 章

云诡雾迷 CIA

“CIA”意味着什么？是恐怖
还是充满血腥的死亡？它的神秘
之处何在，其内幕又是如何，那么
.....

（CIA，英文第一个字母
缩写，即：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众矢之的

空军部要求更多的权力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部之间的不和睦由来已久。早在1954--1955年之间，在比斯尔承担研制U-2型飞机时，空军部就开始打起了如意算盘。当时美国空军正致力于发展空军的运载能力，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研制的B-52型飞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美国空军部同意让中央情报局去搞U-2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在空军部看来，用U-2型飞机去收集情报只是一种设想，它的实现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认为，用科学手段收集情报主要还得依靠拦截空中电讯。但出乎意料的是：比斯尔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第一架能飞越苏联上空而中途不需要停留的U-2型高空侦察机就问世了。这件事委实使美国空军方面的人士感到震惊。不过这些人心中还可以聊以自慰的

是，他们认为，他们节省些钱去做更实际、更重要的事情也是明智的。更何况，U-2 型飞机一旦被投入实际使用，中央情报局也得请空军方面派出驾驶员去驾驶，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的 U-2 型飞机等于控制在美国空军部手里。

然而，事与愿违，空军部的如意算盘这一次却打错了。中央情报局领导试制成功的 U-2 型飞机在使用侦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按赫尔姆斯的话来说是：这使情报活动从饥荒年代转变为丰收年代。U-2 型飞机的领导权牢牢地抓在了中央情报局手中。比斯尔则借着 U-2 型飞机试制成功这股强劲的东风，又转入领导间谍卫星和新一代 SR-71 型间谍飞机的研制工作。直到这时，美国空军部才感到后悔莫及，他们决心夺回理应属他们管辖的空中侦察权力。

在 1963~1965 年间，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部为争夺空军侦察权所引起的矛盾几乎达到了高峰。美国空军部提出，中央情报局在空间拍照侦察之事应由空军部门来管辖。其实在两年前，中央情报局、美国空军部和美国海军部已达成协议，相互合作进行高空侦察。这份协议的实质内容明文规定由中央情报局控制高空侦察计划。当时，洲际弹道导弹已研制成功，美国新成立的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全面负责美国的空间计划。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空军部的轰炸机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美国的国防地位大大削弱，他们已不再是美国军事主要的防御力量。为了保持自己昔日的雄威，美国空军部决心要把至关重要的空间照相侦察权从中央情报局的手里夺回来。空军唯一能打出的王牌是：中央情报局的空间侦察行动要依赖美国空军的人力、基地等方面的帮助。经过一番争执，一笔交易在 1965 年 8 月谈妥了，国防部长全面控制空间侦察计划，中央情报局长有权提出收集情报的要求，一旦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央情报局长可直接诉诸总统裁决。就这

样，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的上层人物达成了协议。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约翰逊总统继承了前总统的政策，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白宫的新主人下了命令，中央情报局闻风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情报分析专家罗伯特·W·科默设想代号“长生鸟”的计划：训练越南人从事各种秘密活动，中央情报局则集中精力对收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科默还提出，中央情报局和美驻越南军援司令部联合进行情报协调和开拓。为此，中央情报局特地派出得力干将科尔比去西贡，在科默建立的“CORDS”组织任第二号人物，负责“长生鸟”计划的日常工作。但是，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情报收集和秘密行动与空军部仍然发生纠葛和争执，尽管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达成了协议。远离本土的在异国他乡服务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和美国空军、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人员却不理会这个协议，各方人员仍是我行我素，你争我夺，缺少相互间的配合，还拒绝互相交换情报。

乔治·基根少将是在南越的美国空军情报负责人。他说：“我在东南亚的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北越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而首先是中央情报局，其次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我不得不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付这两个机构。我要帮助美国空军司令部对河内采取有效的空中行动，却得不到我所需要的侦察工具。要不是我在华盛顿经过一番‘拼搏’，我是绝对不可能有权使用U-2型飞机、SR-71型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进行高空侦察的。”

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胜利

除了和美国空军方面发生矛盾外，中央情报局与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关系也很紧张。1965年，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成立了“人

民行动队”来训练反共的南越骨干力量。受训后的南越人被派往农村地区与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对抗。在“人民行动队”成立的五个月里，三支“人民行动队”的小分队共打死了150名民族解放阵线武装人员，俘虏200多名，而他们自己只有6人死亡，20人受伤。“人民行动队”所取得的胜利自然引起了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重视。1964年5月，洛奇辞去驻南越大使的职务，回国帮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参加总统竞选，暂由泰勒将军接替大使的职务。泰勒将军对中央情报局训练南越人的计划很感兴趣，他坚持要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向接替哈金斯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威斯特摩兰将军汇报这项训练计划。而威斯特摩兰把中央情报局的这项计划看作是对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潜在威胁，认为中央情报局夺走了他们的兵力来源，把应属于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管辖的武装力量拉入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之下。而中央情报局则以“人民行动队”人员不穿制服为理由，拒绝让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接管这支武装力量。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交涉时，质问对方：“要是他们不穿制服，你们如何能辨别他们究竟是普通的南越农民还是‘人民行动队’的成员呢？”

“正是因为难以区别，所以才能蒙骗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西贡站站长不甘示弱，驳斥着对方。

“他们必须看上去像士兵的样子，才能像士兵那样去行动。”另一名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将军蛮横地说。

中央情报局和美驻南越司令部就这样争执起来没个完。最后，威斯特摩兰断然决定：“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征兵形式来解决南越军队兵员来源，我们要把‘人民行动队’人员分配到南越的空军、海军、地方军和民团。”显然，威斯特摩兰要把权力置于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控制之下。

在军队里，威斯特摩兰将军是泰勒将军的下属，也是泰勒“灵

活反应”战略的忠实执行者，两人有一致的观点，认为越南的这场战争是美国人的战争，应当尽可能打正规战，而不是打游击战。当威斯特摩兰和中央情报局争论“人民行动队”该属谁管辖时，泰勒大使明显地站在威斯特摩兰一边。1966年11月，中央情报局一手扶植起来的“人民行动队”被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接管了过去。在这场权力归属问题上，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与国务院矛盾

在越南战争中，中央情报局担任了很重要的任务。因此外界许多人士认为，如果失败，那是中央情报局未尽到责任。中央情报局非常担心，怕背黑锅。

但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对这场战争早已作出了估计，态度是很悲观的。兰德公司的合同分析专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有关越南战争的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后，中央情报局的尴尬境地才被外人理解。这些泄了密的文件完整地汇集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许多会议记录、讲话稿和政策文件，从中不难看出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的估计和提出的建议比其他部门更精确。可是，这样一来，却得罪了国务院，使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之间的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中央情报局又一次陷于孤立的处境。他们所做出的举动，只是偶尔引起约翰逊总统的注意。当时约翰逊总统面临的只有两种抉择：要是从越南撤军的话，他面临的将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耻辱；要是继续战斗下去，他就必须增加兵力，让这场战争逐步升级。约翰逊总统的战争升级每遇到一次挫折，中央情报局就要痛苦一次。

在南越，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官，同时还兼任大使的“特别助理”，从形式上说，他应受大使的支配。随

着越南战争的升级，西贡站站长总想摆脱和大使的主从关系，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样就能使在越南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有充分余地推行秘密的外交政策，进行秘密活动，再也不必因担忧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而受到束缚。

但是，由国务院派遣的大使却不同意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做法。因此，中央情报局只得屈居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控制之下，按照他们制定的政策行事。而中央情报局成员对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南越的最高代表——大使和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对越南战争的估计以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都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认为，有些事要是能让中央情报局来搞，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人民行动队”由中央情报局一手扶植起来，刚刚一炮打响，可是事不如意，“人民行动队”刚做出成绩，就被别人接管去了。

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和美驻南越大使洛奇的矛盾激化，洛奇非常愤怒，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迫使中央情报局将理查森召回美国。1964年，皮尔·德席尔瓦接任西贡站站长。在他赴任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私下里会见了，对他说：“大家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希望你和洛奇大使之间再发生类似不愉快的事。”

然而，事与愿违，令人不快的事还是发生了。在德席尔瓦赴任前的一次午宴上，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邀请了洛奇大使出席宴会，期望能够缓和双方的矛盾。但是，洛奇大使进入餐厅的门后，瞧也不瞧德席尔瓦，便冲着麦科恩说，他不需要也不想要中央情报局再派一名新的站长来西贡。洛奇边说这话边朝着德席尔瓦坐的方向比划着。麦科恩对洛奇一向没有好感，他收敛了笑容，耐心地听对方把话讲完。他心中自有主张，如果洛奇提不出正当的理由，他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有权不更改对德席尔瓦担任西贡站站长的任

命。这一次，麦科恩总算顶住了洛奇的进攻，使洛奇没有台阶可下。

洛奇在这场交锋中失败后，耿耿于怀，总是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个人的怨气。洛奇任大使后，一直住在大使官邸里，面积虽很大，但样子一点也不气派。他对自己的住处一直不满意。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刚离开南越，洛奇就派人将理查森的房子装修了一番，搬进去住了。副大使跟着搬进了洛奇原先的房子，让自己的旧屋空关着。德席尔瓦上任后，只得住在副大使空关着的房子里。等他刚安顿好，他的秘书便打电话告诉他，洛奇大使马上要见他。德席尔瓦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便急匆匆地赶到洛奇大使在大使馆顶楼的办公室。洛奇大使阴沉着脸，示意德席尔瓦坐下，自己则反剪着双手在窗前来回踱着步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脸对着德席尔瓦说：“皮尔·德席尔瓦先生，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午餐会上讲过的话，我想请你理解这一点，我对你个人并没有成见，我只是不希望中央情报局再派一名站长来西贡。当然，这并不是我现在要和你争论的事情，我现在叫你来，有两件事要你立即办理一下：第一件事，你一定注意到在你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使特别助理’。你来西贡后，我不想再看到那块牌子，请你把它摘下来。第二件事，你的前任给你留下一辆黑颜色的大型‘雪佛兰’轿车，这辆车要比我的车更新、更长，我不希望你再继续使用这辆车。”洛奇的这席话使德席尔瓦十分尴尬。德席尔瓦在西贡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这又能怎样呢？官大一级压死人。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在华盛顿也同样如此，他也是捱着日子在度日。

进白宫冷遇

约翰逊总统从来不重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这表现在：他在每天工作之余才浏览一下中央情报局送来的简报。中央情报局几乎